
2019 夏季口述歷史研習營紀實

——多元的聲音、多元的歷史

林東璟

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、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合辦之「2019 夏季口述史研習營」，2019 年 9 月 4、5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舉行室內研習課程。活動過程順利，人員平安，圓滿結束。本次研習營紀實如下：

第一日

2019 年 9 月 4 日上午，學員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報到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所長致詞揭開序幕，呂所長表示：本次研習營的講者都具有豐富的口述歷史經驗，主題是「多元的聲音、多元的歷史」，講題涵蓋政治、宗教、原住民、地域等不同領域，相信這兩天的研習會非常精彩、豐富。口述歷史工作看似簡單，其實不然，訪問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和相關知識，才能問出到位的問題，整個過程有其機動性：

訪問回來的記錄整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查證。口述歷史徵集的第一手史料非常有意義，可以看到檔案中所看不到的史料，不過口述歷史也有其限制，因此，「珍貴」與「限制」是口述歷史史料最常被探討的兩面性。

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、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致詞時首先感謝中研院近史所提供人力、物力支持學會的運作。有關口述史本身的方法、方法論，在本次研習營不同的課程中都會提到，只要具有問題意識，找到適合的受訪者進行訪問，口述史工作就成功了大半，後續把聲音變成文字等整稿工作則需要一定的技術。口述史的「多元」，除了大範圍的「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」，也有更深層的內容，譬如，在威權時代，郭廷以所長領導的近史所所訪談的對象，可能是當權派的政敵，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「多元」的背後是「學術自由」的價值。

第一堂課由陳儀深老師講述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訪談經驗」，以1970年泰源事件之研究為例，探討口述資料與政府檔案的對照，亦論及「蘇東啓政治案件口述史」，由於有檔案資料的出土，不是光靠訪問紀錄，因而可以讓歷史學者從事研究。陳老師以1979-80年美麗島事件之研究為例，指出口述資料可以幫助再現歷史現場。從種種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可知，檔案和口述史不可偏廢，有些事實非要從檔案去獲知不可。最後，陳老師認為，每個人都可以以個人為基地，做自己的家族史、地方史等。

第二堂課由林志宏老師講述「口述歷史及其侷限：以戰後接收東北的回憶為例」，歷史研究經常缺乏文獻的佐證，使得真相難以究明，為了解決相關問題，口述訪談於是成為史家重建史實的工具。林老師以戰後接收東北的經驗為例，探討口述資料之價

值，以及史實與現實的關係。一般說來，口述訪問是一種結合個人記憶與特定敘事的資料，有時研究者必須考慮到紀錄者採訪的時機，如同戰後滿洲的個案所示，因為國共內戰的問題複雜，導致相關口述呈現各說各話的情況。林老師分析來自不同群體的自白，認為它們有別於檔案，提供理解史實的其他管道。當我們回顧戰後中國東北史之際，應該留心到多元的聲音及其「地方性思維」的意義；此外，也要關切視覺圖像或其他語言史料，因為歷史並非只是單純的文字而已，蒐羅非文字史料亦有同樣有助於幫助理解史實，這也是今後應該繼續發展的方向。

第三堂課由侯坤宏老師講述「宗教人物訪問經驗談：以臺灣佛教為主」，侯老師指出，透過口述訪問臺灣佛教人物，可掌握臺灣佛教史，並理解臺灣宗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；截至目前為止，侯老師所訪問的佛教人物，已有二十冊出版品。接著侯老師個別介紹幾位他訪問過的佛教人物，包括：華嚴蓮社住持成一法師，曾出版《萬行雜誌》，他是佛教界的中醫師，來臺延續華嚴法脈；東和禪寺源靈法師，從日本統治到國民政府來臺，「經懺」法事與民間社會習俗息息相關，透過口述訪問可藉此研究經懺在戰後臺灣佛教史的價值與意義；此外還有恆清法師、菩妙老和尚、如悟法師、方甯書、圓香居士、傳道法師……等。

侯坤宏老師指出，成功口述訪談的三個步驟是：訪問前要收集受訪者資料，訪問過程是一種對話，要扣緊主題深入交談，主訪者要引導受訪者講出醫生中投入最多、最有心得那一部份。訪談結束後，要將錄音內容整理成文字稿，整稿既要符合歷史事實，也要顧及讀者在閱讀時的接受程度。口述歷史個案的完成，需有眾多因緣條件配合，要能認識變遷快速的外在環境、選擇最

適當的時機、採訪最適當的人選，營造最好的訪問氣氛，以達成最好的訪問效果。

第二日

2019年9月5日，第四堂課由李明仁老師講述「口述歷史的地方研究之運用：宗教與族群之踏查」。李老師先介紹歐美及臺灣口述歷史概述，並闡述口述歷史的重要性、採訪技巧、訪問後的整理工作。李老師接著具體案例說明如何進行口述歷史和地方文史的實地踏查：範圍主要在嘉義和北臺灣，探索宗教族群與聚落課題，包括：嘉義雙忠研究、嘉義和臺北的保生大帝信仰調查，並談到「堂號、郡號、郡望」等各姓氏的記號，因北魏孝文帝改漢性，漢人爲了區別，在自己的姓前方加上居住地，成爲「郡姓」，而改漢性的鮮卑人則爲「國姓」。有別於傳統檔案資料、單純的口述訪談稿，李老師特別提出了歷史工作者前往地方族群、廟宇、墓碑……等實地調查的重要性。

第五堂課由詹素娟老師講述「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」，詹老師首先回顧了原住民口述歷史成果其中以臺灣省文獻會在1980至90年代的口述歷史座談會 出版品爲主。而檢視山地鄉志書、平地鄉鎮市志、部落誌，可發現「口述歷史」的採集方法與由此產生的資料，幾乎是所有原住民編者在方法上的最大公約數。而關於「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」，詹老師拋出問題給與會者思考：在「我族記我史」的思考下，是否一定要原住民身分，才能做原住民口述歷史？接者，詹老師介紹了原鄉社會文化（神話、狩獵祭儀、遷徙過程等）的記錄、原住民運動史料的採

集、口述歷史作為活力聚落或活力部落的策略。

詹老師指出：口述歷史對原住民史書寫極為重要與關鍵，口述歷史固然是所有原住民博碩士研究生採集資料的方法，也是所有原住民志書編纂者的資料主要來源，如何讓學位論文、原住民調查報告及相關志書的口述歷史更成系統，完整而正式的出版，對原住民史料的累積而言，將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

第六堂課由林玉茹老師講述「口述歷史經驗談：以臺南善化孫江淮和雙城舊事訪談為例」，林老師首先介紹口述歷史的特性、方向的轉變，以及如何製作口述歷史；當代口述歷史從政治、軍事轉向多元化發展，從大人物轉向平民百姓，從錄音轉向錄影，從類比到數位。林老師接著詳細介紹了如何進行口述歷史，包括：受訪者選擇、問題設計、器材準備、訪談方式、整理口述稿等。特別要注意爭議內容的處理、勿使受訪者再度受到傷害、控管訪談流程等。林老師使用「孫江淮先生訪談大綱」、「雙城舊事目錄」、「訪談紀錄表」以及《雙城舊事》圖檔為範例，一一為學員具體解說。

綜合座談

最後一堂課是「綜合座談」，由研習營學員自由發問，再由與會講師答覆，摘錄部分討論議題如下：

學員問：有些歷史人物有口述訪問紀錄，但相關檔案尚未開放，如何看待歷史事件的「真相」？

林玉茹老師回應，口述歷史不可盡信，希望研究者找到文獻

加以印證，但如果確實找不到文獻，則可以尋找相關主題的口述訪談、回憶錄、日記，去印證受訪者所說是否存在。

詹素娟老師則說：「其實大部分的口述歷史，我個人都不太相信。」問題在於如何界定可信、不可信？因為很多東西是主觀的，受訪者完全相信自己講的東西，可是若擺在一個相對客觀的位置上，他所說的內容可能是記憶挪用或時間疊壓，主訪者訪談的可能是一段自己沒有親身參與的事件，因此很難判斷受訪者講話的真實程度。

學員問：《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》，大量記載了日常生活的詳細片段，跟一般印象中，口述歷史記載受訪者的生平事功的內容，似乎不大一樣？

林玉茹老師回應，她個人做口述歷史的原則是只做她熟悉的領域，因此這些訪問主題偏向於受訪者當年過的是什麼樣的節慶生活？身為臺南人，也想知道臺南地區的節慶生活細節，想從口述歷史去知道，當年居民的日常生活，受訪者對這些內容比較不會隱諱，因此所產生的口述內容可信度比較高。

學員問：閱讀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，內容似乎都讀不到「情緒」，沒有受訪者做了什麼動作的「……」符號，人類系的同學常問我，這樣的稿件算口訪稿嗎？

侯坤宏老師回應，歷史學界的作法的確如此，比較少呈現受訪者大笑……等情緒；如果用「一問一答」的紀錄格式，就比較能呈現現場的氣氛。歷史學界這種呈現方式比較費工，要花心血去整理，而「一問一答」的稿件處理起來比較快比較方便。

詹素娟老師回應，歷史學很少自稱「田野」，這是不同學科的區別，舉例來說，社會學的文稿不會透露受訪者的個資，而是

用代號呈現，受訪者只要有階層代表性就可以了，個體的特殊性不是那麼重要，這個訪問材料放在他／她的研究裡面，跟歷史學者引用這個材料的目的是有差異的。這也是為什麼口述歷史要取得受訪者的授權，因為歷史學需要受訪者的個資等真實內容。而心理學的訪問紀錄對肢體語言特別重視，包括受訪者眼神、手部的的位置……等都是記錄重點，因為心理學研究者的重點是受訪者的心理機制、人格。歷史學問的是「事情、敘事」等相對客觀的東西，因此情緒並不是最主要的東西。你可以回答人類系的同學：「這是學科的不同，我們本來就不一樣。」

林玉茹老師表示，站在歷史學的立場，口述歷史工作應盡量「價值中立」，避免參雜情緒，亦有利於讀者閱讀和參考。

陳儀深老師回應，口述歷史也曾被質疑，為什麼是以第一人稱的「我」來呈現？「問答式」的作品會不會比較接近真相？但是太詳細的一問一答稿件會出現重複的內容、多餘的東西，原本一頁就能解決的，「問與答」可能寫了三頁都寫不完。況且，所謂的真實記錄要「真」到什麼程度？「受訪者咳嗽、受訪者去端水、受訪者手機鈴聲響了看了一下……、受訪者陷入沈思……」這些內容要不要記錄？甚至，受訪者的語言使用要怎麼紀錄和呈現也是個問題，受訪者講臺語、華語、原住民語，稿件要用原音呈現嗎？因此，中研院近史所以第一人稱為主的出版品，已是兩害相權取其輕。

學員問：口述歷史整稿或完稿後時，發現受訪者跟歷史史實不同時，該如何處理？

林玉茹老師回應，就像其他老師提到的，受訪者的記憶本來就有可能記錯，因此會跟史實有出入，如果有機會訪問第二次，

就在下次訪問跟受訪者求證，或是以「註釋」的方式，提出其他另外一方文獻的講法，讓讀者自行判斷，主訪人必須誠實呈現多元材料，以拼湊出可能的真正的圖像。

詹素娟老師表示，歷史學門為什麼會發展出口述歷史，而且越來越受重視？因為歷史學門主要仰賴文獻，而文獻有其侷限，現代學術社群越來越重視生活史、常民史，並希望聽到底層、弱勢的聲音，透過口述歷史，這些永遠不會被寫在正式文獻（官方檔案）中的人才能夠發出聲音，不在於說話的內容對或錯，而是這些人有說出心聲的機會，說出他／她的處境，要靠口述歷史才做得到。

侯坤宏老師說，不論任何議題，主訪人都要對時代的基本事實要充分掌握，當受訪者記憶錯置的時候，就很容易看出來。若能將檔案和口述歷史相結合，寫出來的東西就比較豐富，只靠檔案資料寫不出好的論文。

陳儀深老師表示，中研近史所在張玉法老師那一代被稱為「南港學派」，因為近史所檔案館從經濟部、外交部（總理事務衙門）徵集來許多針對的檔案，在反共抗俄的冷戰時代，西方學者無法進入中國，只能先來臺灣閱覽檔案做研究，近史所以檔案取勝；而近史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很重視口述歷史，應該把口述歷史也納入「南港學派」的意涵之中。陳老師認為，不必為「檔案史料」和「口述史料」孰優孰劣辯論，不必在方法學上爭論哪個比較可靠，那只是遊戲之論；合格的研究者應該知道用多少檔案、多少口述史才能把事情說得精確，端視研究對象而定，沒有一定的準則，存乎一心。

學員問：我們的生活環境還不錯，當我們口訪弱勢族群時，

主訪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情緒和心態？

侯坤宏老師回應，要有同情的理解，抱持關懷的態度跟他們溝通，深入他們內在的心靈，才比較能問到我們想要的東西。口述歷史工作永遠不嫌多，而且要趁早做，為社會多留下一些歷史紀錄。

詹素娟老師以自己父親為例，以前如果懂得做口述歷史，就可以從父親口中問到許多後來才知道跟歷史事件有關的人物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口述歷史隨時可做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，生活中某個你不在乎的人，可能也是某個歷史事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，非常鼓勵各位學員從身邊的人開始做口述歷史。

林玉茹老師表示，要有同理心，回到受訪者的時空中去瞭解對方長期以來的生命歷程，林老師同樣也鼓勵學員進行家族史，透過口述的過程，瞭解老人家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情，也許他們不是什麼偉大的人物，但每個人本來就可以留下歷史，還有什麼比自己的家族更重要的呢？而這些內容是在文獻裡面看不到的。

陳儀深老師表示，由於父母過世得早，因此未能找他們做口述訪問，後來把握時機，回到雲林家鄉為叔伯輩的長輩做口述訪問，終於拼湊出父親的形象。可堪告慰的是，父親去世前，陳老師曾問他對二二八事件的見聞和觀感，從父親的回答中得知他的政治態度，雖然當年沒有錄音，但這個對話過程也是一種談心。



2019 夏季口述歷史研習營由陳儀深館長(右)、呂妙芬所長(左)致詞揭開序幕



陳儀深老師講述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口訪經驗」



林志宏老師講述「口述訪談中的記憶及其問題」



侯坤宏老師講述「宗教人物訪問經驗談—以臺灣佛教為主」



李明仁老師講述「口述歷史的地方研究之運用—宗教族群之踏查」



詹素娟老師講述「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」



林玉茹老師講述「口述歷史經驗談—以孫江淮和雙城舊事為例」



綜合座談時間講師，左起：侯坤宏、陳儀深、詹素娟、林玉茹



研習營師生合影